

我是一夕詩人

WO SHI YI GE SHI REN

谢春池 著

我是一个诗人



厦门图书馆
XIAMEN LIBRARY



国际华文出版社
INTERNATIONAL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一个诗人/谢春池著. - 国际华文出版社, 2007. 12

ISBN 978 - 0 - 644 - 21320 - 2

I. 我… II. 谢… III. 诗歌评论 - 作品集 - 国际华文 - 当代 IV. 185

国际华文版本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47 号

责任编辑:庄伟杰

责任编辑:诗 焯

封面设计:岳 阳

版式制作:岳 阳

书 名	我是一个诗人
作 者	谢春池
出版发行	国际华文出版社
开 本	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字 数	250.56 千字
印 张	10.125
版 次	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国际书号	ISBN978 - 0 - 644 - 21320 - 2/I · 94
定 价	RMB:28.00 元 A\$:15.00 元

地 址 (1800)悉尼艾士菲区邮局 1810 号信箱

中国联络 (361005)厦门市顶澳仔 12 号 067 信箱

(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)

自序：写诗 40 年的告白

自序：写诗 40 年的告白

我是一个诗人

此人肯定有病，整天念叨着：“我是一个诗人。”而且念叨了好几年，好像怕谁不知道他是一个诗人似的。诗人算什么？诗人有什么好？诗人又不能当饭吃，又不能多挣几个铜板，又没有官阶什么的。还沾沾自喜，简直是臭美！

我写诗写了 40 年了，真臭美吗？如果你们把美当成臭，那就随你的便，我自家不会把臭当美。40 年前写诗时，不敢奢望能当一个诗人，40 年后的今天，我早成了一个诗人。我是一个诗人，如果要说得更恰确一些，即我是一个写新诗的诗人——其实，新诗已经不新了，至今它也有 90 年历史，当然，和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旧体诗比，它还非常新。如今写旧体诗的人越来越多，连一些中年青年都好此道，传统文化能更广泛地传播，值得称道。以前可不是这样。许多年前写旧体诗似乎没出路，因为，一边发表“不须放屁”等一些旧体诗的毛泽东，一边又指示不宜提倡写旧体诗。当然，毛泽东认为的新诗也绝非现代的新诗，他给新诗下的定义是“古典 + 民歌”，这自然是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新诗。被称为自由诗的新诗，本是从西方引进的文体，漠视并剔除这个文体原本的元素，它还是这个文体吗？话扯远了，浪费读者时间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是一个诗人，但不是写旧体诗的诗人。不过，我写诗却是从旧体诗开

始的,40年前,我写的变为铅字的第一首诗是旧体诗(也就是所谓的处女作),这很有趣吧!

如今写旧体诗比写新诗风光多了,也时尚多了。最让平平凡凡高兴的一点,虽然它与新诗一样并非大众的、普及的、通俗的、易懂的,却不遭批,不挨骂,不被排挤,还获得比新诗更大的空间、更多的支持。这是否让新诗很有些自愧弗如?总之,写新诗没什么可风光,更不可能时尚,也没什么利益可图。作为写新诗的诗人,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:孤独、寂寞、冷落、坚持、固守……谁叫你写的是新诗,而且还是什么现代的新诗。被铺天盖地骂几骂,很正常,你别抱怨。凭什么你让我们读不懂?!你写的是狗屁,四面楚歌,活该!

几年前我写了一本抗战的新诗,有一位一面之交的青年诗人在网络上骂那是“狗屁诗”。我没生气,因为他不是骂我写抗战,而是骂我写得不符合他的诗歌艺术。其实,我的诗歌较少被骂,其因乃我的大多数诗作并不很现代,大体上还让人能读懂(这点似乎很重要)。这不是坏事,也称不得好事,平庸最不惹事,可惜写诗40年的我,依然不甘居平庸。与生俱来,无法改变。这十多年,我一边努力写较前卫的、较先锋的、较现代的新诗,虽然做得并不好。不过,我敢断言:只有深入诗写的探索之中,才会真切地懂得,要写那种所谓让人读不懂的(含晦涩的)现代诗,并不容易。不信,请那些义愤填膺、怒火中烧地说“那种诗谁不会写”的批评者,自己悄悄地去试一试,看看到底容易不容易,试一试之后,再来谈论这个问题,恐怕更能切中要害。另者,我一边还努力写似乎不前卫、不先锋、不现代的新诗。这不等于我的思想与观念守旧,更不意味着我走向40年前作为工具的老路上。如今,我对左的一切绝不留情。不过这种诗写的难度在于旧瓶好找、新酒难酿。接近传统形式的新诗要不断出新意,何其难也!当然旧瓶有时也得稍为装饰一番。至今,我的这种诗写也做得并不好。

我这样做或许会让评论家指责为“骑墙”，“中庸”，可能两边不讨好。我本来就不打算讨两边的好，我谁都不讨好，我惟一的愿望就是讨诗歌之好！能讨一些诗歌之好，我就心满意足。写诗40年，我只得出一条经验：只有文本才最有说服力，才是最终的见证。

拿出好的文本来，这是一个诗人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；其余的情事，如荣誉啦、桂冠啦、褒奖啦，等等，皆无关紧要，甚至可以放弃。

最近几个月，我们这个城市的现代诗风非常炽热，对于现代诗的争论也非常喧闹，这证明了在我们这个长期冷落现代诗的海岸上，局面已发生根本的改观。不喜欢现代诗的人们已无法对它视而不见，它自身正以顽强的生长态势，不可遏止地发展着。我不是一个完全的现代诗的写作者，但，我会给终站在现代诗的一边。无论对它赞扬或批评，只要有助于现代诗的成长，我都会支持与认同，因为，现代诗是当下中国新诗前行的方向。当然，对于非现代的新诗，我也会给予关注，多元化的社会造就多元化的诗坛，未来新诗显现千姿百态的纷繁景观，这才是我们所乐于待见的。

我是一个诗人，写诗写了40年了，没什么建树，也没什么大成就，可我不后悔。关于诗我已经说了许多，都是心里话（有错话，也有不错的话），今后还会继续说，不一定是真知灼见，却不会是假、大、空的言辞。我将不会终结我的诗写，写诗已成了我生命的一种表现方式。

我会再写一些很“小众”的新诗，让许多人读不懂或当下读不懂，艺术上若能够很另类，是我的造化。我想做前卫的前卫、先锋的先锋、现代的现代，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却还要继续努力，有点唐吉珂德的味道。我还想写一些很“大众”的新诗，让许多人读懂，今后还读得懂，艺术上应有所出新，这是必须做到的。不太前卫，不太先锋，不太现代这没关系，

重要的是让无数人心中引起共鸣,这是我梦寐以求的。

我这一生已经无法与诗歌分离,它在我的血液里燃烧,在我的肉体里聚合,在我的灵魂里咏唱,在我的精神里升腾。写诗写了40年,大幸也!若有来生,还写诗,还当一个诗人。

作者

2007年12月16日子夜,见山居

自序：
写诗40年的告白

我是一个诗人

自 序:写诗 40 年的告白

批判自己

- 新诗向何处去(3)
关于诗歌的震撼力(14)
批判自己(24)
我是叛徒(27)
-

我是一个诗人

- 我是一个诗人(33)
我不是一个出色的诗人(34)
我知道:我的诗心不死(36)
感谢缪斯(38)
长诗的唱和(44)

- 不能缺席,不能沉默(46)
抗非典,诗人不能缺席(48)
 诗人的责任(52)
 为中国诗歌尽心力(55)

在诗的世界

- 我和舒婷(61)
 速写舒婷(73)
 寻找那棵橡树(75)
舒婷:中国当代诗歌的代表(80)
 悼念最卓越的诗人蔡其矫(82)
 诗人范方(85)
 青春一族的激情和魅力(87)

- 一颗淳朴炽热的乡心(92)
咏唱与真情(97)
女孩子的世界(105)
朴素的美与海的气息以及现代性(110)
从告别风暴到告别青春(124)
为新潮诗和新潮诗人一辩(128)
垮掉与崛起(137)

打造诗歌的厦门

- 打造诗歌的厦门(143)
厦门诗歌迟到的春天(146)
为此而一生痴心不改(148)
让世人读到这个城市新诗的历史(150)
再次沉入厦门抗战的历史(153)

我是一个诗人
目 录

- 厦门诗歌的生命开始年轻起来(156)
青春:厦门的诗歌与诗歌的厦门(161)
 诗歌的拔节是快乐生长(164)
中学生广阔多彩的精神世界(168)
舒婷故乡的第一个诗歌节(172)
 百年厦门新诗论(183)

附 录

- 谢春池“文革”诗词存档(229)
谢春池“文革”新诗存档(243)
 谢春池著编一览(304)
 谢春池文学创作小传(307)
-
- 自 跋:一个小小的纪念(311)



批判自己

新诗向何处去

一 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

似乎还只停留在一个小的圈里

五四以后,中国的新诗蓬勃地发展,诗人和评论家都在努力探索新诗的创作。不同的时期总有不同的创造,不同的收获,不同的经验,不同的教训。解放后也有过几次关于新诗的讨论,都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,最后都没什么好的结果。长期以来,许多人把中国新诗发展的道路铺筑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,当作惟一的道路,对其他路径都加以否定、阻塞。其实,诗歌的道路应该是宽广的,就像我们走向伟大的首都的道路不止一条一样。几十年来,我们在科学技术这一领域里“闭关自守”,整个世界已飞快地前进,而我们大大地落后了。我们的文学领域,诗的王国,何尝不是这样。外国的诗歌究竟有哪些创造?哪些发展?我们毫不知晓。因此,要认真全面地研究新诗创作问题,是比较困难的。这次我省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,是很有意义的。但是,讨论似乎还只停留在一个小的圈子里,迄今尚未突破,尚未深入广泛地探讨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,这是令人遗憾的。

新诗的发展,有赖于诗人们的探索,同时也不能离开评论家

的努力。从某个角度上说,评论是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。一代年轻诗人才华初露,是需要赞扬,但更需要爱护、扶植,这就必须借助于评论了,舒婷同志写过一些好诗,也值得在报刊上推荐介绍,但是,连续几期不断地进行评介,我以为大可不必。另一方面,有一些评论文章不够实事求是,以偏爱为准绳,这就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些比较片面甚至极端的看法,使人们无法接受,引起一些相反的作用。请看:

“她(指舒婷——笔者)的作品一开始就很讲究风格,而且是标志一定成熟程度的独特风格”(着重点均是笔者所加),“她代表着我们的未来……她好像是横越头顶的桥梁,提醒我们认清自己脚下的航线的曲折。她把几十年前新诗的优良传统一下子带到我们面前。”(孙绍振《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》)

再看,还有这样的结论:

“总之,如何看待舒婷的诗歌,怎样估计舒婷‘自我’形象的典型意义,对舒婷的诗歌提出什么样的要求,等等,都涉及到对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问题,涉及到我们是否真正珍惜作家的创作个性问题,涉及到是否真正尊重艺术规律的问题。因此,对舒婷诗歌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。”(练文修《抒情诗的“自我”及其他》)

我真佩服这些同志出语之惊人,但却不敢苟同。很难设想,一位诗坛新秀一开始就有“一定成熟程度的独特风格”。事物的发展总有一定过程。一位作者的成长也是有一定的过程的,从不成熟到成熟,从不独特到独特,即使天才也不可能逾越这一条规律。何况,就舒婷同志目前的诗作来看,也还有风格不很一

致的作品。我是很同意这一看法的,即“绝不要在批判‘四人帮’的‘空白论’的同时,重新制造出另一个‘空白’论来……不要造成这样的印象,似乎何其芳早期的传统,多亏出了个舒婷,否则早已断种。”(郭启宗《抒情诗要抒人民之情》)再则,对舒婷诗歌的讨论,果真涉及到那么多重要的问题吗?倘若对舒婷的诗有点意见,果真就是对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不正确,不珍惜作家的创作个性,不尊重艺术的规律吗?这简直是在唬人!有没有一点等着抓辫子、扣帽子、打棍子的味道呢?

正如前面所说,推荐评介新人新作是应该提倡的。海外文艺刊物常有个人“诗展”,很像个人的画展一样,甚至附上该作者的照片、小传(有的是自撰的),这也值得仿效。这样做,有助于新诗的创作和发展。但是,我们的评论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,不仅不能推动新诗的发展,反而会陷入纠缠不清的境地。是的,诗人有权利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或人生观(即使是低沉、朦胧,甚至是不正确的)在其诗作里表现出来,这是正常的。不正常的是我们有些评论者“把这瘦弱得可怜的少年人拖到广场上来,指着他那憔悴得可怜的脸说:看你们那些俗物的样子都太‘差不多’了,我们赞美这自读的少年,我们爱他皮肤的虚弱之苍白,我们爱他颊际泛着病态的红晕,我们爱他神经衰弱的话语……因为我们是心灵的探险者呀!”艾青1937年所写《梦·幻想与现实》一文中的这一段精彩的论述,虽然不完全能针砭今天的情形,但对我们不是没有启发的。

因此,我想,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应该由舒婷同志的诗而“生发开去”,广泛而深入地讨论“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”。就我省诗坛而言,成熟的有独特风格的,或比较成熟的已初步形成风格的,大有人在。假如能把不同风格、不同流派(也许还未形成流派,或正在形成)作一番分析,研究一下得失所在,这不是更能广开言路,相得益彰吗?

二 新与旧、真与假、高与低， 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又相互依存

越过了废墟，
顿足抖落乡愁
越过了距离
不再计较长短
疲倦的是篝火
缺的是路
所以黎明发现我们
读着长空
读着大地

你读罢这几行诗后，请再读下面几行：

隔着永恒的距离
他们怅然相望
爱情穿过生死的界限
世纪的空间
交织着万古常新的目光
难道真挚的爱
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
难道飞翔的灵魂
将终生监禁在自由的门槛

这两节诗很像出自一个人的手笔，其实不然。后者是舒婷的诗《船》最后一节，前者则是香港诗人戴天的诗《从远方走来》最后一节，但风格、语言，甚至口气都那么的相像。有人说舒婷的诗是“创新”的，我不否定有些篇章确有新意，如《这也是一